留青日札

留青日札卷之七

錢塘田藝蘅子秇撰
信[?]徐懋升玄舉校

玉笑零音

鵬運扶搖不知遊于天外蝨逃縫絮不求出乎褌中居化有宜適真各得

華渚流虹虹非淫氣有窮射日日豈陽精

袿[?]裠衣繡而士寒咎犯切中晉文之病鼠壤餘蔬而妹[?]弃成綺奚知李耳之仁

心全者以身爲朽骨神超者以心爲死灰魄[?]玄合者

以神爲礙影

神龍無脈卵靈鳳無孳雛白狗不能產騶虞黃鵠不

解變大祿

禦寇好游壺丘曉之以內觀宋牼好游孟氏語之以

尊德德尊則高而俯物觀內則明而燭人

酷刑爲櫛則蟣落黔黎巧諂爲鉤則魚餓臣妾故聖

王櫛之以禮梳之以樂鉤之以義網之以仁

上善若水有時而作惡貞心如石有時而自開是以

怒動情瀾喜開歎竇

詩人以素餐爲譏商君以荒飽爲懼

使勳華而爲巢許則丹商之惡不彰使癸辛而爲輿臺則禹湯之澤不斬

雷無偏擊曰無私燭使編首而擊之則豐隆亦褻矣推戶而燭之則羲和其勞乎擊因邪召燭以虛來虛納天光邪基天戾

伊尹亡而沃丁壅以天子之禮周公封而成王賜以天子之樂弃天下尚爲敝屣假禮樂豈爲虛文生前名器或惜繁纓死後功勳何難隧道

心如天運謂之勤心如地寧謂之慎天匪勤則不能廣運地匪慎則不能久持乾之自强天心也坤之厚

載地心也
忘名之士能弃萬乘之君好名之人能輕千乘之國
陽鱎迎吏宓子為之長揮猛狗齕人韓非因之並嘆
景陽入井麗華逐狎客何在庭花空厓山蹈海白鷴
從丞相猶存衍義進君臣兩失禽色同荒
士苟潔心無假浴于江海女能飭體何必競其黛朱
觀文未及李生嘆愈老不休韓子悲
劉累豢夏后之龍孔甲醢鱗而龍逝孟虧馴虞氏之
鳳夏民食卵而鳳翔
五府靈而中天之臺以建六府流而方寸之地乃空

以軿乘鶴衛國謂之不君以車載獫周家名爲賢主
女冠男冠妹喜亡國男服女服何晏喪軀
子雲注情于緜竹非楊莊無以上宣相如立譽于子
虛非得意莫能自薦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朝夕之室子野吹
律以南風北風之辨而測勝負之軍
女樂歸而魯削巫音作而楚衰漢飾伎以祭郊唐藉
倡以供御
尚父戒罔念魯叟悔徒思惟克乃作聖非學亦成章
果有人面之名仁者不餐其肉里有狗彘之號孝子

不瘞其親

梁山壅河三日不逝晉景公素縞哭之而水流海潮擊岸百里爲墟吳越王強弩射之而潮息是伯鯀之智不及于聾夫之言而神禹之功僅等乎鐵箭之力

鮑魚小鮮乃消不登于太子邪蒿惡菜邪時不進于儲君爲傅者貴謹其幾微養德者在慎其飲食

師寒而楚子拊之三軍暖如挾纊兵渴而曹操誘之萬衆津若餐梅

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實沈臺台非鄭僑之博物不能言龍見絳郊非蔡墨之明占莫

能禦雖禀生知之質亦資好學之功
隼雖鷙不能以攫鳳虎雖猛不能以搏麟
王道通衢也伯道支徑也三代以上由通衢其功緩
三代以下由支徑其效速噫通衢日荆棘矣
耕男之職也今之業耕者毀其鋤犂而誨其子以盜
織婦之事也今之業織者毀其機杼而誨其女以淫
是何也古之耕織也得飽暖而今之耕織也饑寒因
之矣耕織反不若淫盜噫是孰使之然哉
文王伐崇而韈係解自結之而弗役其所與處君道
也武王伐紂而韈係解五人在前而莫肯結臣道也

周之君臣兩得之矣自是而下君將自結邪臣將結之邪一舉足而見之矣

楊朱泣二岐阮籍泣窮途一以悲道之多端一以悲道之不達

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殷已慤吾從周然則文果勝慤矣乎慤非殷之初也文非周之末也

楚莊納伍胥之諫而罷淫樂齊威悟淳于之諷而行誅賞易曰冥豫成有渝无咎言人君貴信賢而改過也名之曰莊威不亦宜乎

龍負夏禹之艇卒治水而定衣蛇遶衛君之輪遂拔

殿而伏劍

陽君道也故尊而難對陰臣道也故卑而甚應八卦之凶生于對奇也八卦之吉生于應偶也

風行天上動萬物者莫疾乎風水行地中潤萬物者莫疾乎水故生者之擇居死者之擇穴皆莫離乎風水也

治世不能無淫祠正人未嘗有淫祀

潮汐之盛縮因月之盈虛古語如是誠則驗之吾觀于魚腦之光減而信之矣蓋魚蝦水畜也水者月之液月者水之精陰氣之以類相感者也

曾晏之文無鹽醜女也雖醜而有益于國莊列之文西施美婦也雖美而無裨于世

文勝而周衰清談而晉敗道學盛而宋亡國無實也

拘儒不可與談玄腐儒不可與論道

鼇戴山而水居蟻負粒而陸遊大小之樂均也虵委腹而緩步蚿百足而疾行有無之勢一也孰重孰輕孰多孰寡孰勞孰逸理之各足焉耳

天本明雲蔽之心本明欲蔽之雲散欲消天心同澈雲錮欲鉗天心同閉

鸜鵒之勇能奪巢終蹈竊位之恥蛣蜣之智能轉丸

卒蒙穢飽之羞泰伯逃荆夷齊采薇醜此故也以人治人孔子之教也以心印心佛氏之教也聖人見道不遠人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至人見道不外心故曰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人即心也心即人也夫道一而已矣

禽之集也翔以擇木獸之走也挺以擇蔭人之處也審以擇居翔以擇木可以遠矰弋挺以擇蔭可以遠陷阱審以擇居可以遠刑辟

惡土雖善種不生善土雖惡種不死良農擇地而種君子擇人而施

智者之納言也如以水沃燥沙也昏者之拒諫也如以水潑鎔金也以水沃乎燥沙吾見其順受矣以水潑乎鎔金吾見其騰沸矣非水之異也投之非其所也非辯之殊也告之非其人也

有千里之馬而無千里之御不能獨馳也有千里之御而無千里之芻豢不能久良也善其芻豢者主也善其御者牧也如是而不千里非騏驥也

忍大師曰死生大事禹曰生寄死歸莊周曰生浮死休知其爲大事則人固不可輕于生死而忽之知其爲寄歸浮休則人亦不可重于生死而惑之如是可

爲了死生者

螽斯舂黍雖不足以濟飢而惰農媿矣莎雞促織雖不足以濟寒而嬾婦驚矣冊鳥挾火雖不足以濟昏而暗行懼矣嗚呼其諸造物者自然之治乎

洸櫂之木不適用于稱生豫章之材不可琢于既朽何則物有不同時有所宜也

虎豹驅羊孰不憐豺狼驅民孰能愍

罪春秋于當時仲尼不得已也期子雲于後世楊雄其如何哉

雖有金鍾擊以金挺其聲必裂雖有仁主輔以仁臣

其治必弱扣金鐘必以木鎚佐仁主必以義士

權會莊誦易卦而郤乘驢前後之晁徐份詭誦孝經而愈陵父危篤之疾會，北齊人；份，陳人

猛虎之勢奮于一撲三軍之氣作于一鼓

麒麟麋鹿有角同也然麒麟不能爲麋鹿之觪角用君子小人有心同也然君子不能爲小人之易心

繩之生也曲其用也必直人之生也直其用也或曲

衣錦食鮮非所以延年服粗餐糲聊可以卒歲

勾踐鑄金于少伯君子謂之貌臣賈休鑄金于賈島君子謂之心師

王右軍之書五十三乃成高常侍之詩五十外始學阮藉之放見稱于司馬稽康之和致忤于鍾會晉公之度征西之禍于此見之矣

蔦蘿依松林可以延百尋青蠅附驥尾可以致千里其為依附則得矣而如仰高居後何哉

堯舜之愛身甚于愛天下故讓天下于許由務光而不悋許由務光知其害故不受天下以完其身堯舜之愛天下不如愛子故不以天下與丹朱商均朱均非不肖也何以故讓天下與舜禹而不爭不賢而忍之乎舜禹不知其害而受之天下故有蒼梧會稽之

禍不得死于故居而死于逆旅不得死于中國而死于四夷

展禽忍于三黜在今人則爲之貪位慕祿屈原甘于九死在今人則爲之病狂喪心

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却段熲裹一卒之瘡而西羌平于罕哭一夫之亡而宋國安私恩小惠三代以下皆是道也今此之不能爲將之道何如

晋文公二竪入于膏肓扁鵲識之秦孝王崔妃入于靈府許智藏識之非察其疾也乃診其心也

欒布祠彭越不忘奴主之情廉范斂廣漢貫切師生

之義

良匠之目無材弗良聖主之目無臣弗聖非材之盡良也大小各有所取也非臣之盡聖也内外各有所使也

雞鶩爲雄塒犬猛專牢强弱之不敵也螘勇兼垤蜂窠攻窠衆寡之相凌也據勢以獵馮力以角其諸春秋戰國之君乎

孔子以死喪之道爲難言重陰道也孟子以浩然之氣爲難言重陽道也然則終不可言與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

形如槁木不死之真心如穀種長生之仁死生不測造化之神

防細民之口易防處士之口難得丘民之心易得游士之心難此七國所以懼横議而暴秦所以令逐客也

象以齒焚犀以角斃猩以血刺熊以掌亡貂以毛誅蚌以珠剖翟斷尾以纓狝分肷以白龜鑽介以靈麝噬臍以香故曰禽獸無辜懷寶其害匹夫何辜懷璧其罪嗟夫罪在懷璧固已矣攘人之璧而自抵于罪者獨何與

地以海爲腎故水鹹人以腎爲海故溺鹹

以熱攻熱藥有附子以凶去凶治有干戈善用則生不善用則死

若綱在網挈繩者君如錐處囊脫頴者人

人之初生以七日爲臘人之初死以七日爲忌一臘而一魄成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具矣一忌而一魂散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魂泯矣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

微言絕耳頽遠嘆別于歐陽鄙吝萌心仲舉思見乎黄叔

君子之異于人者道同于人者貌

冬江而夏山公閼休之安宅也地棺而天椁銷摇子之大塟也

西伯澤及枯骼而大老雙歸燕昭價重死骨而駿馬三至

白駒過隙䫌豹且感于人生飛鳥過目張翰愁思乎瀛海

大禹入裸國而不衣泰伯適荆蠻而剗髮父毋之遺體有時而自殘衣冠之盛儀因地而或廢

仲尼擊槁而歌猋風仁可以充飢也曾參曳履而歌

商頌義可以與莫也

分人以道謂之神分人以德謂之聖分人以功謂之公分人以利謂之私

田子見玉食燮然曰弗飢斯可矣見衣錦蟹然曰弗寒斯可矣見華屋儼然曰弗露斯可矣毋玉爾食而玉爾儀毋錦爾衣而錦爾心毋華爾屋而華爾德惟儀之玉以振天下惟心之錦以文天下惟德之華以覆天下故君子去彼取此

王生以結襪而重廷尉汲黯以長揖而重將軍

吳雄不擇封塋而三世廷尉趙興故犯妖禁而三葉

司隷陳伯敬終不言死而年老見殺

學非誦說之末也行而已政非文飾之具也實而已

王非治安之迹也化而已化者其帝乎皇則神矣

有一鄉一國天下之量斯能受一鄉一國天下之善

故曰量者量也量其多寡而受之也

田真三人共爨婦析紫荆之幹以圖分劉良四世同

居妻易庭禽之雛以求異故齊家者先刑其室正内

者必絕其私

倉庚爲炙可止妬婦之心鳳凰爲羹難化忌士之口

太公誅狂狷華士周公非之而下白屋之賢放勲容

驩兜共苗重華矯之而正四裔之罪

徐景山畫生鯔而執白獺放挫啼懸死鼠而釣大鵰

畫貓其冠裳乎懸鼠其爵祿乎嗚呼悲夫

孔子歷諸侯七十一聘而不遇一主乃思九夷老子歷流沙八十一國而化被三千遂忘中夏

倚牆之木盜之橋倚牀之僕姦之招

周旦作金縢以祈天命君子以爲咒詛之媒夏侖鑄鼎象以辟神姦後世遂有厭鎮之術（侖古禹字）

亡國之社上屋而下柴絕于天地也敗家之子覆祀而滅嗣絕于祖宗也

心靈匪形故天地不能役而人反以利祿役其心心虛匪氣故陰陽不能運而人反以喜怒運其氣此心之所以不能不動也盡心者虛存心者靈

祭薤厚而奉養薄末世之孝子也承順過而弼拂微末世之忠臣也事生孝之先犯顏忠之大

琴瑟合調夫婦之所以諧音塤篪一節兄弟之所以同氣黿鳴而鼈應兎死則狐悲

人之爲學四書其門牆也五經堂奥也子史廊廡也九流百家其器用也居不可以不廣學不可以不悖舉業錮而居隘語錄倡而學荒

有子如龍虎不須作馬牛有子如豚犬何須作馬牛
涪水雜江水蒲元能辨其性故淬劍精石城雜南泠
德裕能辨其味故煮茶美
京師元帝爲周圍尚談老子之旨海島宋君爲元遂
獲講大學之章腐臣朽主自取滅亡神謨聖訓何裨
解讓
天地施恩于萬物而不望萬物之報吾是以知天地
之大父母施恩于子孫而不望子孫之報吾是以知
父母之大天爲嚴父地慈母少極吾宗太極祖巍巍
乎其功德蕩蕩乎其難名哉

腐鼠墮而虞氏亡㹞狗逐而華臣走孽雖由于自作釁實起于不虞

欲治疑獄觟觽解觸咎繇碌碌若齊大師僉光實危尚父唯唯　僉光一作僉兒

敗歲皆孛形菜色之民而逼都有吞花卧柳之司牧防秋多蔞妻哭子之士而幕府有歌兒舞女之將軍民欲不流得乎士求不叛難矣

善富者羞德之不積不羞金之不積善貴者耻德之不彰不耻祿之不彰德以聚金則滿不僨德以居祿則舄不顛

蘇子瞻作殺雞之疏非吾儒之仁張弇厓轉刲羊之經乃異端之義

用良匠者必胥良材用大賢者必胥大位無良材則良匠不足以成器無大位則大賢不足以成治

臨廁而脩容非顏閔之德磨刃而回慮非關比之忠

君子寢義而夢榮小人寢利而夢辱是故寢薄氷者夢溺寢積薪者夢焚

乾蓋西旋故二曜輪運坤輿東轉故百谷馬奔暮沒而朝升同此日也天不更則日亦不更左注而右浮同此水也地不耗則水亦不耗

民無百里之名士無千里之名仲尼所以來鳳狗之誚民無百里之友士無千里之友林宗所以叢黨錮之災友者人之所憎名者天之所忌

三皇不期皇而皇五帝不期帝而帝三王不期王而王期皇不皇者始皇也期帝不帝者東帝也期王不王者霸王也

以蛙黽當鼓吹孔珪之志初不在于清音以繇辟代簫管道貴之聲實有契于定慧

詩因鼓吹發桓玄耳入而心通筆以鼓吹神張旭得心而應手

珠雖沕不失爲寶弊雖舊不失爲草寧爲囘天毋爲賸老

江河若決神禹不能輓其流井田既開周公不能復其界地利有宜人事有時

日月不以陰霾而改其升沉聖賢不以昏亂而變其出處有常度萬物仰有常德萬民望

建律者君行律者臣守律者民

以道爲穽則士游祥麟以德爲籠則士來瑞鳳以功爲罟則士投猛虎以利爲數則士奔狂狗

梓慶鐻成而疑鬼靈芸鍼妙而驚神聖道散于游藝

天巧喪于工人

狂以全身君子也狂以殺身小人也被髮箕子昌罵坐灌夫亡接輿陸通免捶杖正平殃五子歌不慧仲尼思中行

日閑輿衛何難乎良馬之逐不離輜重豈憂乎終日之行利往基于具備喪桯本于持輕

月不暇照雲火升梯雨不及施水輸灌龍

笑之頻者泣必深生之急者亡必疾

天鑄萬物聖人鼓之天蘊至文聖人詁之鑄非鼓則器將盬蘊非詁則文不宣

七卷終

留青日札卷之八

錢塘田藝蘅子秇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天地

天圓十二綱運關三百六十轉爲一周天運三千六百周爲陽孛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轉爲一度地轉三千三百度爲陽餓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去萬萬九千里張衡靈憲云八極之維經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短减千里東西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于八極地之深亦如之或曰地廣東西二萬八

千里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南北二萬六千里計九州之別襄山陵之大川澤所注萊沮所生鳥獸所聚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磽确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蓋古之四極甚近也河圖括地象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三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東極至西極豎亥步北極至南極步畧不同似不足信山海經言四極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或曰地厚七萬二千二百里下至泉壤第一壘上至、生天九萬七千二百里下至九

堪輿

堪輿說文堪地突也从土甚聲一曰任也徐曰地穴出也故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又曰扶輿扶說文佐也相也扶持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持即扶載即輿也从手夫聲所謂側手曰扶也禮記注鋪四指曰扶

天殼

無稽之言至朱子極矣仲晦曰天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又曰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此可

發一笑余曰天殼可對地漿或曰何也曰殼中非漿而何此宋人天地如雞子之說也則盤古皇當爲之雛矣

日月

天體東西南北經三十五萬七千里每一方八萬九千二百五十里自地至天八萬里日月居陽城之半爲中乃體正圓也日月徑四百里周一千二百里至地高二萬五千里日月光之所經八十一萬里至冬日南行三萬里至夏日北行三萬里東西如之其日行西極也東極日午西極夜半西極日午東極夜半

南北如之八極之外日月之光不至則其神必寂[illegible]

桑柳

日出于扶桑入于細柳桑柳者天地之際也日行一度二千里晝行一千里夜行一千里麒麟之行亦一千里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一晝夜行二萬六千里晨鳧之飛亦二萬六千里

日月暈

暈日月旁氣也周禮眡祲十煇一祲二象三鑴四監五闇六瞢七彌八叙九隮十想蓋陰陽之氣凝結融聚而日月之光照躬成煇也諺云大暈風小暈雨又

漢書太平之世日抱重光

日景

周公以土圭法測土深正日日至之景尺有五寸日爲陽精玄象之著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尺三寸見隋天文志蓋土圭測日景千里率差一寸愈南則日短夜長愈北則日長夜短以景測天而知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日行一晝夜以景測地而知地周遊于三萬里之中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今天運易見而地運難知蓋陽動而陰靜也度天舍也

日光摩蕩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至二十五六日日光外時有黑氣如盤往來與日摩蕩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未申時日光忽暗有青黑紫色日影如盤數十相摩視久則百千飛蕩蒲天漸向西北散沒易通卦驗曰愚智同位日月無光

觀日法

元登州李國用爲卒時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洞見臟腑世稱神仙

倒景

今人以返照爲倒景非也司馬相如貫列缺之倒景

謂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故日景倒在地下也陵陽子曰列鈌氣去地二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十里谷永曰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服虔曰列鈌天閃也魏瓘賦凌倒景而將越

月初生

諺云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彎弓少雨多風蓋月出入黃道之中而又有青白赤黑各二道是謂九行行南爲陽道則無雨行北爲陰道則有雨仰瓦則北彎弓則南驗之無爽

赤月

六月初月新生其色大赤如火蓋時亢旱已久日乃赤故月借日之光亦赤也雖星亦皆赤者可見其射日之妙矣至于燈火亦無不借常紅光難近蓋燈光取日之氣者故人言夜間燈火明而焰長則明日必晴若晴而焰短則明日當雨占之甚驗

紫微

紫帛青赤間色也北方黑色北方正水黑乾火赤故紫色赤黑紫微天文垣名天之氣微茫而莫測也紫廬即紫微之庭見晉左太冲白髮賦紫庭見齊王融雜體報范通直詩極屋脊之棟高及甚也天至高物

莫與並故稱紫極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大帝室太一之精漢書曰中宮天極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春秋元命苞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宸屋宇也室之奥者後人指帝居曰紫宸

七曜

日月二曜也水火木金土五星也共爲七曜今星衛家增入羅㬋計都月孛紫炁四星共謂之十一曜焉洪武十年春太祖與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黄鄰考功監丞郭傳論乾旋之理日月五星並行之道諸臣皆

以蔡氏言爲必然乃曰天體左旋日月亦左旋復云天健疾日日不及天一度月遲于日不及天十三度謂不及天爲天所棄也太祖深以爲蔡氏之謬曰吾聽諸儒蔡氏之論甚以爲不然雖百餘年已往之儒朕循因事而罵之蔡氏故作聰明以註書及觀書註語纏矣所言乾旋之道但知膚不究其肌不格其物以論天象是以以巳意之順亂乾道之順以巳意之逆亂乾道之逆夫何云蓋謂朕自起兵以來與知天文精曆數者晝夜仰觀俯察二十有三年矣知天體左旋日月五星右旋非此一日之辯辯非尋常之機

所以非尋常之機者何因與群雄並驅欲明休咎特用心焉故知日月五星右旋之必然也今蔡氏以進曰退以退曰進朕謂諸儒曰何故典籍黃鄭代蔡氏曰以理若是日理者何曰首以天疾行晝夜三百六十五度行健也次以理曰當繼之不及天一度末以太陰之行不敢過太陽特不及天十三度此因意僻着而為理所以順亂逆逆亂順是也所謂蔡氏之僻者但見日月在天周流不息安得不與天順其道而並馳既馳安得不分次序而進此蔡氏之機理不見也吾以蔡氏此說審慮之知其不當其蔡氏平昔所

著之書莫不多差矣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陽剛而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所行舍次晝在數中分曉其太陰與夫五星昭昭然右旋綿列宿於穷壤其太陰之行疾而可稽驗者若指一宿爲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若天晴氣爽正當望日則晝一夜知太陰右旋矣何以見盡列宿附天舍次定而不動者其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比月未入地時而行過列宿之東一丈曉然今蔡氏所言不過一晝夜一循環爲之理誠差多矣且天覆地以地上仰觀平視則天行地上所以行地上者以十二方位驗

之定列宿之循環是也其日月附于天以天上觀之以列舍不動之分則日行上天右旋驗矣故天大運而左旋一晝夜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小運之旋一晝夜西行一夜一年一周天太陽同其數太陰一晝夜行十三度一月一月一周天此日月細行之定數也其日月一晝夜一周天日月未嘗西行也乃天體帶而循環見其疾速也此即古今曆家所言蟻行磨上的論吾為斯而着意因蔡氏不窮稽於理以郭傳黃鄰等務本蔡氏之謬言意在刑其人以誡後人特赦三番入禁而又權釋之使胥知天象而畢來告故遣行焉

客星

昔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晏子笑曰茀星將出彗星何懼注客星侵側欲相害也漢光武建武三十一年秋七月客星見軒轅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凡一百十三日而滅因考客星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溫星皆客星也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其國兵起若有喪天下饑衆庶流亡去其鄉瑞星中名

狀與此同而占異　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為饑為凶為善為惡為喜為怒常出見則兵大起人主有憂王者以赦除咎則災消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之會其邦饑亡又曰王蓬絮星色青而熒熒然所見之國風雨不如節焦旱物不生五穀不成登蝗蟲多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饑人主惡之幾歲多疾溫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出東南天下有兵將軍出于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國兵喪並起若有大水人

饑又曰溫星出東南爲大將軍服屈不能發者出于東北暴骸三千里出西亦然凡客星見其分若留止即以其色占吉凶星大事大星小事小星色黄得地色白有喪色青有憂色黒有死色赤有兵各以五色占之皆不出三年又曰客星入列宿中外官者各以其所出部舍官名爲其事近之者爲其謀其下之國皆受其禍以所守之舍爲其期以五氣相賊者爲其使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皇三曰溫星老子一星休咎半之國皇溫星皆爲咎徵老子非李耳古之有德行而不仕老而有壽之人國皇者

國星也不知何國人温星者温其姓古之有操行而不仕者也三人者其精皆爲星帝命之爲客星錯出乎五緯之閒其見無期其行無度晉志無國星温星而有周伯王蓬絮芮又有盜星種陵天狗女帛之爲凶也隋志五星周伯蓬絮同晉志其三星與此同然周伯晉志以爲祥隋志以爲妖桑思玄客星亭記有云客星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温星所犯大凶漢光武時犯帝座故太史奏曰甚急其後居周之分野而光武崩而天文志不著其應似因嚴子陵前者加足帝腹之故而諱其占也觀晉劉聰

時客星犯紫微太史康相以爲非常之變怱遂滅亡是可知矣其説亦頗奇恠蘇州人柳州通判又我太祖嘗作嚴光論亦深不足于光云漢宣帝 年夏客星見昴卷舌間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在南斗第二星東五月渤海大水六月關東大饑

景星

天文志曰天暒而見景星孟康曰暒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狀如半月王者得天心不私人則見

德星

人但知陳太丘德星里而不知唐崔鄲宣宗賜名德星堂德星社[illegible]德星三星直斗口隨北斗小而銳若見若不見或曰即天乙星

分野

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唐僧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分為兩界而以星辰河漢別其陰陽升降配以古今輿地是曰分野乃諸家說天之祖也春秋時州鳩禆竈之徒論諸國分野不及吳越至周禮鄭玄註始曰星紀吳越也范曄志星紀起斗十一度至

婺女七度于辰爲丑于分野爲吳越晉書起斗十二度費直起斗十度終婺女五度一行起斗九度終婺女四度班固志分星紀爲二云吳斗分野越牽牛婺女分野曆家仰儀之法反以觀天取光之所燭爲驗星紀在北吳越在南蓋光燭之也又星經北斗玉衡第六星主楊州以五巳日候之以丁巳日候吳郡

郊外曰野牧外曰野大野曰平分者分值也天有九野　中央曰鈞天　東方曰蒼天一作旻　東北曰旻天一作變　北方曰玄天　西北曰幽天　西方曰皓天一作成　西南曰朱天　南方曰炎天一作赤　東南

日陽天　又太玄九天一中天二羨天三從天四更天五睟天六廓天七咸天八沉天九成天

五星分野天官書　秦之疆候太白占狼狐　吳楚候熒惑占鳥衡　燕齊候星辰占虛危　宋鄭候歲星占房心　晉亦候星辰占參觜　秦晉好用心復占太白　胡貉數侵掠占星辰

二十八宿分野　角亢氐主兗　房心主豫　尾箕主幽　斗主江湖　牽牛婺女主揚　虛危主青　營室東壁主幷　奎婁胃主徐　昴畢主冀　觜參主益　東井輿鬼主雍　柳七星張主三河　翼軫

王荆　兖屬鄭　豫屬宋　幽屬燕　揚屬吳越

青屬齊　并屬衛　徐屬魯　冀屬趙　益屬魏

雍屬秦　三河三輔屬周　荆屬楚

月建分野黄裳天文圖　天漢四瀆之精起鶉火至

箕尾十二辰斗綱所指謂之月建十二次日月所會

元枵至陬訾十二分野　次所臨故曰天有十二次

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

十干分野　甲乙四海之外　丙丁江淮海岱

戊己中州河濟　庚辛華山以西　壬癸常山以北

淮南子又曰　甲齊　乙東夷　丙楚　丁南夷

戊魏　己韓　庚秦　辛西夷　壬衛　癸越

十二支分野　子周　丑翟　寅楚　卯鄭　辰晋

巳衛　午秦　未宋　申齊　酉魯　戌趙　亥燕

星好風雨

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孔安國曰箕好風畢好雨蔡邕曰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風雨師神畢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雨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是也又孫武子火攻之法曰起火在日月在箕壁翼軫風起之日也則月從壁翼軫亦好風矣辛酉五月五日日入酉時正三刻月在

乾兌之交一星犯月其大如彈丸其光如太白初有芒如兩角與月相敵漸盪漸離約去滿尺而寢六日七日皆大雨或曰辰星入月或曰正離畢也故滂沱又閏五月初四日有星在月下甚大相去不五六寸月正仰尾初六漸遠丈許十五六七日巳後大雨水田野陸沉從星何以風雨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水出南則旱或言北旱南水房爲天下占房爲九州候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孔子曰月離其陰故雨月離其陽故不雨是也

五星聚營室

嘉靖三年甲申正月丙寅十一日五星即聚于營室但太陽未到宮耳至十六日太陽躔室初度木星室四度火星室七度土星室二度金星室十一度水星室七度孛星室三度此天文所罕遘者每舉以問術士多不知其說者占主朝廷營建

彗臨東井

嘉靖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彗孛于井宿之間未及二歲凡巳三見未幾而首相永嘉張公罷去時人爲之謠曰石產房州胡明善禍從地出星臨井宿張孚敬

災自天來胡公爲直隷廵按御史時以采石去

熒惑入南斗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七月熒惑入南斗占主東南大饑荒是冬及明年春江南兩浙大饑斗米數百錢

星變雜記

嘉靖辛酉六月一日黄昏有星流于牛女之間墜地如雞子大一路有光燭天

壬戌六月二十四日有流星大如月隕于西北其聲殷殷如雷其光燭天或曰火殃

甲子七月十七八日日正中時有星在日傍人皆見

之大以爲異或曰此太白晝見也市中一老人獨嗟
嘆而去或有所知問之不肯明言其故
乙丑六月二十　日有大火如斗隕于西南
四十五年丙寅十一月十五日四更有一大星下隕
羣星數百如雨隨之逾月上崩

三才太白

天之太白星名謝臯羽詩柴關當太白藥氣近樵青
地之太白水神名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雲
霓游微霧鶩忽荒許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七發曰
附從太白　人之太白李謫仙也其母夢長庚星入

而生故以白名之信乎其天才也

黃道

處暑之後秋分之前晴明日没之時登高遠望其南方若虹霓斜界纎微雲氣皆不敢侵入者是名天之黃道也

赤虹黑虹

辛酉閏五月二十九日酉時赤虹二道自西北經東南亘天又甲子六月初四日黑虹見北方此兵象也至十二月北虜果犯京畿内外戒嚴

心房

星乃陰陽之精而二十八宿又星之精也經言心房二宿具男女二形是邪氣淫曜矣不知造化何以有此故生人值之有二形人亦曰兩儀人俗名二紐子西域謂之博叉半釋迦大般若經五種黃門梵言扇搋半釋迦一有男根用而不生子者曰半釋迦二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而不生子者曰伊利沙半釋迦三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曰扇搋半釋迦四半月能男半月女曰博叉半釋迦五被割形曰留拏半釋迦晏子見鈎星在房心之間知齊地當動

留青日札卷之八

留青日札卷之九

錢塘田藝蘅子秇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玉女

周書王會圖所載非寳異物不過紀帝王祥瑞而已至于沈約宋書符瑞志則又可鄙笑甚至不知玉女之名乃訓釋之曰玉女天賜妾也則又雲漢之上有居民而茫茫昊天亦有夫妻子女矣既有玉女必有金童何不並列之是録鬼魅之尤也相如大人賦排閶闔而入帝宫兮載玉女而與之歸張揖曰玉女青

要乘弋等也揚雄賦玉女無所眺其清盧靈光賦玉女窺窓而下視注刻玉女形于窓上李白詩莫宿玉女窓甘泉賦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宓妃山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神異經東荒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常與玉女共投壺華山上有玉女洗頭盆

孟婆

北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于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媪此俚

語也亦未得其義蓋易巽爲風其卦爲少女三陰卦以孟仲季言之故曰孟婆蔣捷詞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梟怎禁他孟婆合皂巽亦東南之卦于時正春也管輅占曰少女風又嶺表有颶母可對孟婆也

瘴母

今嶺南但言瘴氣而人不知有瘴母番禺記曰有物自雲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名曰瘴母也薈萃

天妃

宋神宗元豐六年博士王古請婦人之神封夫人再

封妃比關西有天妃宮乃漕運奉祀之神皆云起于宋盛于元盖時海運著靈也而不知何處人此女乃福建莆田林氏之季女幼悟玄機長知禍福在室三十年顯靈元祐州里立祠至元中奏號天妃我 朝洪武初海運有功乃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娘娘之號夫曰聖妃可也舊乃曰天妃天果有妃乎盖妃媲也對也故天子曰后妃次曰妃嬪又太子諸王之適室亦曰妃或作斐列仙傳江婓二女亦作 皆匹耦之稱故詩曰喪其妃耦妃音配是也今以三十之室子而強加之曰妃可謂名稱其情乎以妃而上

配之以天不亦甚褻矣乎神必有所不享也余意欲以聖妃易作聖女何如或曰天女庶不悖瀆也

天火

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尚書曰火曰炎上古者五行皆有官火官失職則火不炎上春秋繁露曰火不炎上秋多雹由王者視不明也人君惑于讒邪內離骨肉外疎忠臣咎及于火則大旱必有火國語曰火焚其彝器子孫為疑由王者侈弃五則也嘉靖間火焚太廟九廟奉天殿午門者屢矣隆慶初火焚承運庫累朝寶器殆盡皆火失其道也可不復其官邪

改火改烟

古者鑽燧改火所以革故而取新也春取榆柳之火榆柳色青木之火也木能生火夏取棗杏之火棗杏色赤火之火也火能生土夏季取桑柘之火桑柘色黄土之火也土能生金秋取柞楢之火柞楢色白金之火也金能生水冬取槐檀之火槐檀色黑水之火也周禮又曰季夏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注季春則火星見于建辰之月因出之以宣其氣雖烈山焚萊不禁也季秋則火星伏于建戌之月因内之以息其氣雖鑠金焚薙不爲也又淮南子曰

夏爨柘燧火冬爨松燧火其說頗異然人但知改火而不知其煙亦隨所改而不同故淮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尚書大傳曰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于天公臣多弑主孽多弑宗五品不訓責于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于地公

陽燧取火

不獨燧人氏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而竹亦可以取火石亦可以取火又以壓木鑽石亦可以生火古人以陽燧取火于日方諸取水于月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爇而爲火陽燧金也取金猛無緣者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燥艾承之有頃即焦吹之得火今亦不必用猛金也以水精大珠向日對照以草紙承其下一點透明紙焦煙起即得火矣則是方諸取水亦可以取火也一統志名曰朝霞大火珠在占城國出大如雞卵狀類水晶當午置日中以艾藉之火出是也可見陰陽一理日月一氣水火一原

氣水

天地皆氣水也蓋水載地而天包水而氣承天是天地之外皆水而水之下乃氣以其混淪而言則謂之大氣以其旋轉束負而言則謂之罡風此日月星辰之所以能從地下運行而出沒也今人皆言氣水蓋蒸潤之謂也浮則爲氣沉則爲水二者陰陽一理而已故氣屬天水屬地天以氣成地以水載水之出雲煙即氣也氣之降雨露即水也變化消息孰究其根

日月內明

或曰日外明內暗月外暗內明余則以爲不然要皆

以已昭昭然後能使人昭昭也若夫日之薄蝕月之晦朔又安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哉

漢案戶

大戴禮七月漢案戶謂天漢直戶也今五月

六更

漢書序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唐六典太史門典鐘二百八十人掌鐘故詩有云促漏遥鐘動靜聞其漏五五相遞凡二十五故李郢詩云二十五聲秋點長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宋宮中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

鼓又并初更去其二點首尾止二十一點至今仍之故曰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後不用鐘或用鐵磬鐵磬南齊製初用鼓磬以應更唱宋太祖以鼓多驚寢故易以鐵磬此更鼓之變也或謂之鉦即今之雲板也陳得翁詩殘點連聲殺五更范元量詩亂點傳籌殺六更今考又鼕鼕鼓將盡則雲板連敲謂之殺更南史陳文帝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有續物雞人伺漏傳籤于殿中令投籤于階石上鎗然有聲隋煬帝詩投籤初報曉唐王維詩絳幘雞人報曉籌是也衛公兵法曰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

通角吹十二聲爲一疊鼓止角動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三通爲發呴令早晩各止三通也其鐘聲則一百八擿以應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數

有雲無露

大戴禮曰陽氣盛散爲雨露雲陰也陰氣盛則露微李太白詩天清白露下杜子美詩露下天高秋水清

甘露

洪武二年十月甘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上宋濂作頌又六年癸丑正月四日丙午 上御武樓便閣

勑取膏露于宮中盛以翠甖玉潔珠圓世所未覩昇爨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以露投之須臾融化上取杓中瀉二內侍舉幕承之查滓已淨重漉以絳紗囊上飲一爵而分賜與御史中丞楊寧贊善大夫宋濂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沈痾而行遐齡其味甘如飴而弗膩其氣清于蘭而不艷一入口間神觀如覺爽越飄飄然欲御風而行見于學士甘露巽詩序又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上詣圜丘見森松極杪露水凝枝垂懸上下有若明珠蜜蜂交雜採而嘗之甘如餳糖見御製甘露論嘉靖某年十一月冬至

日甘露降于承天園陵松樹守臣貢之以賜大學士夏言疏謝有曰蜜醇氷瑩頒仙掌于雲中委素流甘結珠排于林表稽首以嘗憶金莖之流瀣入口而化疑玉杵之玄霜云云蓋天地之氣和則爲雨天氣下降地氣不應則爲露露本天氣故極其淸迸五行之質具于地而其氣則行于天得之者其行木則色青味酸而氣生其行火則色赤味苦而氣長其行金則色白味辛而氣收其行水則色黑味鹹而氣藏土則流行于四時而獨王于大夏其色黃其味甘其氣冲和故甘露得土行之精而味甘大抵皆和氣之應豈

年之兆也瑞應圖云色濃爲甘露王者施德惠則甘露降其草木晉中興書曰甘露降耆老得敬則松栢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甘露者仁澤也一名天酒有朱露丹露玄露青露黃露白露之異者即五行之異稟也嘉靖三十五年乙卯十一月十六日遊小小洞天偶見甘露降于岇嵔松竹葉上摘而飲之信如凝脂甘飴生平塵穢肺腸一旦洗淨因作詩曰仁澤闓天酒何當此降祥冬飧同沆瀣瑞應獨松篁綴葉珠生彩霑衣玉有香不須仙掌上端勝飲瓊漿後二十二日與諸友復遊岇嵔忽遇甘露從空而降天

無片雲正午時也蔣子久大駭異之作詩贈余曰忽看海上丹丘毫獨洒山中翰墨房樹樹冰珠如弄彩紛紛芸葉盡凝香秖宜詞客分甘飲絕勝金莖屑玉嘗況是此邦耆舊在定知仁澤顏昰祥苕溪漁隱嘗載熙寧六年建昌松上甘露述華陰道人之言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涌併于未死之前此木蓋將槁故耳明春松果不復榮此妄言也無知傖子復信其言何哉今甘露降于空中覛以十目指以十手非夜中松上所凝結者況竹木初未嘗枯槁則漁隱之言不亦信乎其妄哉

護霜天

天有雲則無霜名護霜天杜牧詩護霜雲破海天遥于鵠云護霜雲映月蒙龍晏原叔云幾點護霜雲影轉高過云江雲薄護霜

茂州雪

嘉靖三十八九年四川茂州六月初二日大雪七月初三日又雪餘姚魏體元隨陳副使洪濛在威茂道親見故言之又四十　年方禄在寧波六月三日亦落雪似黄色小僕隨行亦目覩也嘉靖二十一年象山雨黄霧行人口耳皆塞

雷

雷天地之義氣也故春分而發秋分而收晝而作夜而息今則方春而震隆冬而轟無分于晝夜而霹靂此殆之其所暴怒而將焉者矣甲子十一月十一日庚戌戌時雷鳴閃電夜分大霹靂瓦屋皆震有聲直至十二日辛亥寅時方止連陰雨十餘日忽大風大暖人皆裸體如春夏時令又十二月初一日巳巳申酉時晴天雷鳴是夜大風适地初二日飛雪初三初四日甚寒雖晴明雪凍不消初五日復大雪初七日有風甚寒初八日丙子狂風終日斷屋拔木飛沙走

石滿天地皆黃泥沙塞遍門戶不可開几案堆積如塵池沼浪湧舟楫不行人民恐懼隆慶二年九月八日大熱如夏雷震次日忽作寒如冬半夜雷電達旦

雷擊人

王克有雷虛篇以雷怒一擊人為偶然辯之甚詳此或未盡天道之妙天無妄災雷無屢擊今歷觀遠近所擊死者雖未必皆元惡之人而不善者實居多矣王大父朝議公嘗言正德間餘姚孫乙以假銀去寧波買牛一頭牛主持銀納官錢人詰其僞造悔恨無及因自縊死孫牽牛在途忽遇霹靂擊死昭昭之報可

不異哉嘉靖間余東鄉雷擊湯琦隆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雷擊西南里許王材滿野初聞香烟若神人經過者湯殞于桑樹上其妻在下王死于麥田中其兩兄在傍皆不傷及但後皆雷電三日人以爲天檢屍也是可異耳雷本有神嘉靖四十年餘杭溪西李氏婦與陳氏女共盆洗綿雷擊其婦却將此女移開二三丈若見有神提去者婦家欲審其故次日求巫召將問有何罪雷神降箕書曰此婦初世爲僧貪色耽酒再世爲娼謀客貲財三世爲人不敬父母其夫復叩之曰今在我家却無罪也又大怒書曰安得無

罪大秤小斗于是其夫大懼即剖斗折秤哀求悔過

馬城中有弟恃強凌虐其兄忽日雷震皆見紅袍金冠人進其門兄趨外避之交肩狹衕身若火炙其弟避于卓下及死反儷立卓上又一子逆其毋乃反手自縛跪于街心㦤見天神揷一小白旗于頭上而擊死又八十老婦平生奉佛持齋誦經亦擊爲肉泥

雷擊屋樹

雷擊房屋樹木皆不祥之兆徐二毋舅雷擊樓柱爲四有使女坐于柱下但覺昏瞑家遂中衰從兄廩生芷之雷擊小樓不久夫婦物故又雷擊從兄廸功郎蕙

家後園大樹枯死父子皆亡絶嗣隆慶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午時京師雷震三次圜丘廣利門䲭吻擊碎倒地次年五月二十六日卯時駕崩

雷書

人言雷擊者其背必有朱書每每驗之未見但有青紫火焰傷衣服亦焦烟氣熏臭不可嚮者王大父古川公言成化丁未七月二十五日申時雷擊吳縣張家園梓樹地上有字其文曰子乃言三字橫經五六寸長二尺餘畫如指大入土寸深雨洗不滅此又不知何理也

雷鍼

雷擊之下入土二三尺必有物如豆青色石上圓而大下細而尖如針曰雷斧可以入藥兼能辟邪余嘗見之數年前吾鄉雷擊死一人僵立田中其下掘得一針亦如之隆慶壬申夏擊死王材時腦後一穴如彈丸大從左腋而出此月擊者昔人云雷從地下奮起擊人則此物又安得從上入土也

天鼓鳴

洪武元年八月六日之夜京師天鳴因大赦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月未申時天鼓震西北俗云

乾雷響次年丙寅正月八九日夜半雷鳴或云天鼓震隆慶元年十二月七日甘肅西寧衛奏天鼓聲從西南上鳴往東北方去又二年三月五日懷慶府東北方天鼓鳴三聲又三月直隸新城縣空中迅響三次其聲如雷二聖廟前天鼓鳴三次南面六十餘步天下火光一塊陷地一尺跑出黑石一塊如碗大許家莊亦落一星天鼓鳴三次如火光落地陷一孔如拳大出黑石一塊重二斤十四兩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天鼓鳴二聲人謂之天爆諺云天砲飛雞叫有米沒人要果然夏米反賤也

雹

隆慶二年五月自京師延綏河東河南皆氷雹火光頻見宣府都御史王遴奏馬韋堡大雨雹長四十里高二尺連年虜犯西北破石州永平京師大震黃台吉冦莊浪靖虜又三月二十四日未時遵化氷雹如雞子又四月五日萬全等處白晝晦冥雨雹擁至牛羊擊殞六年二月十日吾鄉晴天忽大雨雹四月又大雹人見黑霧中一物蜿蜒大可合抱黑形兩目閃電氷雹隨之屋瓦震舞次日竹林鳥雀擊死千萬自西北直去東南一路橫過吾鄉十五里此龍雹也左

傳曰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五行傳陰脅陽也

風變

隆慶二年戊辰正月元旦大風走石飛沙天地昏黑錢塘湖市新馬頭官船火起沿燒民居二千餘家官民船舫焚者三四百隻死者四十餘人至初八九日民間訛言朝廷點選綉女自湖州而來人家女子七八歲已上二十歲已下無不婚嫁不及擇配東送西迎街市接踵勢如抄奪甚則畏官府禁之黒夜潛行惟恐失曉歌笑哭泣之聲喧嚷達旦千里鼎沸無問大小長幼美惡貧富以出門得偶即爲大幸雖山谷

村落之倚士夫詩禮之家亦皆不免時遇一大將官
抵北關放砲三聲民間愈荒驚走日朝使太監至矣
僉忭激變幾至于亂至十三日上司出榜嚴禁尤不
能止真人間之大變也未幾而知其僞悔恨嗟嘆之
聲則又盈于室家然亦無及矣愚民無知搖惑此甚
可笑也此風直播于江西閩廣極于邊海而止又何
其遠也一富家偶遣一錫工在家造鑞器至夜半有
女不得其配又不敢出門擇人乃呼錫工曰急起急
起可成親也錫工睡夢中茫然無知及起而摹挲兩
眼則堂前燈燭煇煌主翁之女已艷粧待聘矣大出

不意又一家相約一人黑夜送女往則巷門鎖柵未啟情甚極矣門內一賣豆腐者曉起磨豆見之偶無妻室固不肯啟鑰強要而成親女父懼天明又見其人少年嘆曰亦得亦得即以女與之又一人約一婿家及送女往則又一家送女先入門正結花燭矣後去者爭之皆曰柰何柰何女父既極曰吾女亦當送君為副室也于是三人同拜遂得二妻焉又訛言并選寡婦伴送入京于是孀居老少之婦亦皆從人一民家母女二人嫁一家父子二人正相得也又一婦守制二十年幾四十五六誓不再適有女亦二十餘

未嫁至此不得已毋東女西各從其人哭別而去此又大好笑事也時童謠曰正月朔起亂頭風大小女兒嫁老公又有人爲詩曰大男小女不須愁富貴貧窮錯對頭堪笑一班貞節婦也隨飛詔去風流因憶大元後至正丁丑六月民間謡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韃靼爲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江南人皆男女年十二三巳上便爲婚嫁六禮既無片言即合其始終皇迫之勢陶九成紀之與今名合時吳僧子庭有詩戲之曰一封冊詔未爲真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姮娥不嫁

人又有人集古句云翠翠屏風燭影深良宵一刻值千金共君今夜不須睡明日池塘是綠陰余則改之曰白月荒張夜又深只消一刻換千金大家今夜不得睡明日池塘遍綠陰蓋巽爲風命令之象又爲少女風自火出故元旦先火而灾及家人傳曰四氣皆亂故風又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潜厭巽風

天筭帳

嘉靖二年溧陽一富翁家忽失其帳簿尋至簷溜下大雨水中取而視之紙復不濕凡得利于前而名猶存者悉皆消除亦天理也

九卷終